

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



# 诗经译注

周振甫译注

中华书局

841

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

# 诗经译注

周振甫 译注



A1020742

中华书局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诗经译注/周振甫译注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02.7  
(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)  
ISBN 7-101-02941-8

I. 诗… II. 周… III. ①诗经-译文②诗经-注  
释 IV. 1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0771 号

责任编辑:张耕

**诗经译注**

周振甫 译注

\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8½印张·404 千字  
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-5000 册 定价:30.00 元

---

ISBN 7-101-02941-8/I·401

## 引 言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先秦时代称为《诗》，都称有三百多首。孔子称为“《诗》三百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又称“诵《诗》三百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；《墨子·公孟篇》里有“诵《诗》三百，弦《诗》三百，歌《诗》三百，舞《诗》三百”。大概当时传的《诗》就只有三百零五首，举成数说，只说三百首了。到了汉朝，尊称《诗》为经，才有《诗经》的称呼。如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“《诗经》二十八卷，齐鲁韩三家”。

这部《诗》是谁编的？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里说：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、后稷，中述殷、周之盛，至幽、厉之缺，始于衽席，故曰：‘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’三百五篇。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。”这是把删诗说是孔子，把三百零五篇诗的删定说是孔子，把三百零五篇诗配上音乐说是孔子，把三百零五篇诗中的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、《清庙》四首诗作为《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的开始，认为这四首诗有关于王道的开始，也始于孔子，把一切有关于《诗经》的事都归到孔子身上。其实孔子没有说过诗三千余篇的话，没有说过删诗的话。《诗》到孔子手里，只有三百余篇。这三百篇都已配上音乐，音乐也不是孔子配的。后来孔子周游列国，回到鲁国，那时《诗》的《雅》《颂》上原配的音乐已经散乱了，这时孔子才加以整理，所以说孔子给《诗》配上音乐是不对的。把《诗》中的《关雎》《鹿鸣》《文王》《清庙》作为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的开始，是编《诗》的人这样安排的。

《诗》既不是孔子编的,这样安排也不是孔子的。把这样安排称为“四始”,是有他的用意,是《毛诗》的话,也不出于孔子。因此,司马迁讲的话,都是不对的。

到了宋朝,朱熹写《诗集传·序》说:“孔子生于其时,既不得位,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,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。去其重复,正其纷乱,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,恶之不足以为戒者,则亦刊而去之,以从简约,示久远,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,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,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,而其教实被于万世,是则《诗》之所以为教者然也。曰:‘然则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之体,其不同若是,何也?’曰:吾闻之,凡《诗》之所谓《风》者,多出里巷歌谣之作,所谓男女相与咏歌,各言其情者也。惟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,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,故其发于言者,乐而不过于淫,哀而不及于伤,是以二篇独为《风诗》之正经。自《邶》而下,则其国之治乱不同,人之贤否亦异,其所感而发者,有邪正是非之不齐,而所谓先王之风者,于此焉变矣。若夫《雅》《颂》之篇,则皆成周之世,朝廷郊庙乐歌之辞,其语和而庄,其义宽而密,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,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。至于《雅》之变者,亦皆一时贤人君子,闵时病俗之所为,而圣人取之,其忠厚恻怛之心,陈善闭邪之意,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。此《诗》之为经,所以人事浹于下,天道备于上,而无一理之不具也。”朱熹讲的话,结合他的认识,实际上同司马迁的推重孔子是一样的。司马迁讲孔子删《诗》,朱熹也讲孔子删《诗》。司马迁讲孔子用《诗》作为王者政治的开始,朱熹也有这个意思。朱熹说“而圣人取之”,就是说孔子取之,实际上是说《诗》是孔子编定的,只是不提孔子罢了。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上讲到商颂时,说:“至孔子编《诗》而已亡其七篇”,是说《商颂》本十二篇,“亡其七篇”只剩了五篇,这里明确地提了“孔子编《诗》”,承认《诗》是孔子编的。

## 两次编诗

孔子有没有删《诗》，有没有编《诗》呢？清方玉润《诗经原始·自序》说：“且孔子未生以前，《三百》之编已旧，孔子既生而后，《三百》之名未更。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，《诗》之篇次悉与今同（惟《邶》次《齐》，《秦》又次《邶》，小异），其时孔子年甫八岁。迨杏坛设教，恒雅言《诗》，一则曰‘《诗》三百’，再则曰‘诵《诗》三百’，未闻有‘三千’说也。厥后自卫反鲁，年近七十。乐传既久，未免残缺失次，不能不与乐官师挚辈审其音而定正之，又何尝有删《诗》说哉？”孔子既没有删《诗》，也没有编《诗》，那末《诗经》是谁编的呢？说《诗》是谁编的，已无法考证，只能考《诗》是哪个机关编的。当时是鲁襄公二十九年，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来聘问，他知道周朝把周乐送给鲁国，就向鲁国大夫叔孙穆子请求一观周乐。周乐用《诗》的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作为歌辞，所以季札听了周乐，也听了《诗》的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。编周乐的周朝大乐官也把《诗》编成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，他是按照《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的次序排列的。《风》是二十五国，他把二十五国的歌谣排在第一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当时周朝有采诗的官，周朝可以派他到二十五个诸侯国去采集歌谣。像鲁国，只是一个诸侯国，就不能派官到各个诸侯国去采集了。所以说孔子编《诗》是不对的。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谈《邶风》说：“武王克商，分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，南谓之鄘，东谓之卫，以封诸侯。邶、鄘始封及后何时并入于卫，诸家均未详。”“惟邶、鄘地既入卫，《诗》多卫诗，而犹系其故国之名，且编之卫国前，《序》与《传》都莫名其妙。……范氏处义曰：‘先《邶》而后《鄘》者，岂以其亡之先后欤？’”季札听了邶、鄘、卫诗，曰：“美哉渊乎，忧而不困者也！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？”原来邶、鄘已并入卫，已没有了。可是周代编《诗》的乐官不承认卫国并吞了邶、鄘，还写明是《邶

风》、《邶风》。

再看方玉润论《唐风》：“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。南有晋水，至子燮乃改国号曰晋。……十七传至晋侯缙，为曲沃武公所并。然武公能灭晋之宗而不能灭唐之号，能冒晋之号而不能继唐之统。君子欲绝武公于晋而不可，故总名其诗为唐以寓意焉。”

再看方玉润讲《商颂》：“愚谓颂之体始于商，而盛于周。……而乃先周而后商者，何哉？盖先周者，尊本朝，后商者，溯诗源，编《诗》体例应如是耳。”

从吴公子季札观周乐就听到许多诗看，从方玉润论邶、鄘风诗及《唐风》、《商颂》诗看，知第一组编《诗》的人就是编周乐的周朝乐官。从季札观周乐看，季札在听到《齐风》后，就听《豳风》，他听了《豳风》说：“美哉，荡乎，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大概季札听的《豳风》，只有《七月》一首诗，下面的《鸛鸣》诗他没有听到。《鸛鸣》诗说：“予室翘翘，风雨所飘摇，予维音哢哢。”倘季札听到这诗，谈不上“乐”了。倘季札听《豳风》，只听见《七月》一首诗，那把它放在《齐风》后面，没有不合。不过鲁国的乐官听了，一定很不满意，把相传周公作的诗附在后面，成了方玉润讲的《豳风》。方玉润说：“案《豳》仅《七月》一篇，所言皆农桑稼穡之事，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，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此。周公生长世胄，位居冢宰，岂暇为此？且公刘世远，亦难代言。此必古有其诗，自公始陈王前，俾知稼穡艰难并王业所自始，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。至《鸛鸣》、《东山》二诗，乃为公作。《伐柯》、《破斧》、《九罭》、《狼跋》则又众人为公而作之诗。以其无所系属，故并附《七月》后，而统而名之曰《豳》，凡以为公故也。……且诗以《风》名，有正不能无变，既漓又当返淳。天下淳风，无过农民，此《七月》之诗所以必居变风之末者也。……”这是又一次编《诗》，当出于鲁乐官之手。孔子在季札观周乐时，只有八岁，未必参与第二次改编的事。第一次

编《诗》的本子既到了鲁国，鲁国的乐官听了季札的评《邶风》，一定很不满意，把相传周公作和他人为周公作的诗，附在《七月》后，按照方玉润说的道理，把《邶风》放在十二国风最后，可能是出于鲁国乐师之手。这是第二次的改编。

## 孔子论《诗》

孔子以《诗》教人，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子曰：‘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。’”朱熹注：“言三百者，举大数也。蔽犹盖也。‘思无邪’，《鲁颂·駉》篇之辞，凡《诗》之言，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，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然其言微婉，且或各因一事而发，求其直指全体，盖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，故夫子言《诗》三百篇，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，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。”

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子曰：‘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’”朱熹注：“《诗》本人情，该物理，可以骇风俗之盛衰，见政治之得失。其言温厚和平，长于风谕，故从之者，必达于政而能言也。”孔子教儿子孔鲤学《诗》，说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当时的外交官，都用念《诗》来表达自己的意思。所以不念《诗》，在外交上不能说话，念《诗》可以供外交上发言之用。

《论语·阳虎》：“子谓伯鱼曰：‘女（汝）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夫，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？’”朱熹注：“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《诗》首篇名，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。正墙面而立，言即其至近之地，而一物无所见，一步不可行。”说明孔子极看重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孔子所以看重二南，因为二南的诗，是接受周文王教化的。周文王的教化，是实行王道的。可见孔子讲《诗》，是从实行王道来的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子曰：‘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（感发志意），可以观（考见得失），可以群（和而不流），可以怨（怨而不怒）。迩



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（人伦之道，诗无不备，二者举重而言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）。○朱熹注：“学《诗》之法，此章尽之。读是经者，所宜尽心也。”

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颜渊问为邦，子曰：‘……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’”朱熹注：“放谓禁绝之。郑声，郑国之音。佞人，卑谄辩给之人。殆，危也。”《论语正义》说“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，男女聚会，举歌相感，故云‘郑声淫’。非谓郑诗皆是如此。”

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曰：‘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’”朱熹注：“鲁哀公十一年，冬，孔子自卫反鲁，是时周礼在鲁，然《诗》乐亦颇残缺失次。孔子周流四方，参互考订，以知其说。晚知道终不行，故归而正之。”

孔子论“放郑声”，“郑声淫”，《论语正义》以郑声指郑国之俗，而不以指郑国之诗，极善，是孔子非放逐郑诗也。孔子之正《雅》《颂》，是在《雅》《颂》放废以后，孔子不言四始，则司马迁论孔子言四始及弦歌三百五篇皆非其实矣。

### 三家诗与《毛诗》

汉时言《诗》有鲁、齐、韩三家诗，后又有《毛诗》。三家诗，据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说：“言《诗》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轅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。”又称“申公者，鲁人也。……归鲁，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，复谢绝宾客。独王（鲁恭王）命召之，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。申公独以《诗经》为训以教，无传疑，疑者则缺不传。……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。……”“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，齐人也，以治《诗》，孝景时为博士。……久之，病免。今上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固，诸谀儒多疾毁固，曰：‘固老’，罢归之。时固已九十余矣。……自是之后，齐言《诗》皆本轅固生也。诸齐人以《诗》显贵，皆固之弟子也。”“韩生者

(名嬰),燕人也。孝文帝时为博士。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。韩生推《诗》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,其语颇与齐鲁间殊,然其归一焉。……自是之后,而燕赵间言《诗》者由韩生。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。”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:“毛公,赵人也。治《诗》,为河间献王博士。……”郑玄《诗谱》:“鲁人大毛公为《诂训传》于其家,河间献王得而献之,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”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:“孔子删《诗》授卜商,商为之《序》,以授鲁人曾申,申授魏人李克,克授鲁人孟仲子,孟仲子授根牟子,根牟子授赵人荀卿,荀卿授鲁国毛亨,亨作《训诂传》,以授赵国毛萇。时人谓亨为大毛公,萇谓小毛公。”

这样,西汉讲《诗经》的有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三家,都列于学官。三家的书,用今文写的,即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。还有《毛诗》,没有立于学官,是用古文写的,即用周代的文字写的。清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·序例》说:“《诗》则鲁、齐、韩三家立学官,独毛以古文鸣。献王以其为河间博士也,颇左右之。刘子骏(歆)名好古文,尝欲立《毛诗》,然其《移太常书》,仅《左氏春秋》《古文尚书》《逸礼》三事而已。东汉之季,古文大兴,康成(郑玄)兼通今古,为毛作笺,遂以翼毛而凌三家。盖毛之诂训,非无可取,而当大同之世,敢立异说,疑误后来,自谓子夏所传,以掩其不合之迹,而据为独得之奇,故终汉世少尊信者。魏晋以降,郑学盛行,读《郑笺》者必通《毛传》。其初,人以信三家者疑毛,继则以宗郑者陋毛,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,而三家亡矣。众煦漂山,聚蚊成雷,乃至学问之途,亦与人事一辙。君子观于古今盛衰兴亡之故,可不为长叹息哉!”那末王先谦讲《毛诗》突出的不同于三家诗而错误的是什么呢?他说:“《毛传》巨谬,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,羸入《大序》之中。”“二南疆域,三家具存其义,若如毛说,是十五《国风》不全也。”《毛诗》在《诗大序》中插入一段说:“然则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,王者之风,故系之周公,南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《驺

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也，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《风南》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”原来从《关雎》到《麟之趾》十一篇诗叫《周南》，从《鹊巢》到《驺虞》十四篇诗，叫《召南》。《周南》是指周公领导的南国，《召南》是指召公领导的南国，所以成为两个南国，占十五《国风》之二。照《毛诗》的讲法，不作为二个南国，就少了两国，成为十三《国风》，就不对了。《毛诗》第一句话，像《羔裘》，毛诗序说：“刺朝也。”《女曰鸡鸣》，毛诗序说：“刺不说德也。”《鸛鸣》，《毛诗序》说：“刺不壹也。”《楚茨》，《毛诗序》说：“刺幽王也。”《信南山》，《毛诗序》说：“刺幽王也。”《甫田》，《毛诗序》说：“刺幽王也。”《瞻彼洛矣》，《毛诗序》说：“刺幽王也。”……“《楚茨》以下诸篇，毛以为‘刺幽王’者，篇中皆无刺义。”这是《毛诗序》的不可信的第二点。又称“《关雎》之为刺，三家诗说并同。《琴操》《驺虞》《鹿鸣》诸篇，亦与众说相应，无一家独自立异者，虽旧文散落，大致尚堪寻绎。而毛于《关雎》《驺虞》别创新说，又以《驺虞》配《麟趾》为《鹊巢》之应，私意牵合，一任自为，其居心实为妄缪，宜刘子骏不敢以之责太常也。”这是说《毛诗》别创新说，私意牵合，实不可信，三也。又说：“《毛诗》则诡名子夏，而传授茫昧，姓名参错，其大指与三家歧异者凡数十，即与古书不合者亦多，徒以古文之故，为郑偏好。诸家既废，苟欲读《诗》，舍毛无从。抚今者溯往事而不平，望古者睹遗文而长叹，是以穷经之士讨论三家遗说者，不一其人，而侯官陈氏，最为详洽。”从后面的文章看，他是讲陈乔枏。这样看来，不论是陈乔枏或王先谦，研究三家诗的，都想纠正《毛诗》的误解，求得三家诗的解释，以求正确解《诗》。

### 朱熹和方玉润

研究三家诗的人想借三家诗来纠正《毛诗》的错误，但三家诗有的同《毛诗》一样错了，怎么办？这时有朱熹来纠正。但朱熹也有错

的,怎么办?就靠方玉润来纠正。方玉润也有不明白的,只好靠其他人了。比方《周南》的《卷耳》诗,第一章说: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,真(置)彼周行。”“我”指妇人,这个妇人拿着顷筐采卷耳,不满顷筐,因为怀人,把顷筐放在大路上。可是《鲁诗》说:“思古君子官贤人,置之列位也。”把“怀人”解作“思古君子”,把“彼”指“贤”人,把“周行”解作周朝的官的行列,说成“置之列位”。说明《鲁诗》全错了。朱熹把“周行”解作“大路”,对了。但诗的第二章说:“陟彼崔嵬,我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,维以不永怀。”朱熹说:“此又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,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,则马罢(疲)病而不能进,于是初酌金罍之酒,而欲不至于长以为念也。”第二章里有两个“我”字,朱熹把第二章的两个“我”字说成即第一章的“我”,认为妇人上山,错了。方玉润说:“故愚谓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。……则求贤官人之意,亦无不可通也。”方玉润认为是“妇人念夫行役”,则诗第二章中的两个“我”指丈夫说的,纠正了朱熹的错误。但说“则求贤官人之意,亦无不可通也。”这是回到第一章说“周行”是周朝官的行列,又错了。“周行”指大路,是朱熹的正确解释。即朱熹对诗的第一章解释对了,对第二章的两个“我”字解错了。方玉润对第二章解释对了,对第一章解释错了。只有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对《卷耳》的解释,认为“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”,第一章写妇人,第二章写丈夫,讲得正确。因此,我的解释,先用《毛诗》的解释,因为《诗经》只有《毛诗》传下来,不能不引用它。再引用三家诗或朱熹的评论《毛诗》,因为三家诗或朱熹确实能批评《毛诗》的不足,再引用方玉润,因为他确能指出《毛诗》和朱熹的不足来。凡是《毛诗序》讲的同三家诗一样的,我用又,称又三家诗,或又朱熹论。倘《毛诗序》讲的同三家诗不同,称一是《毛诗序》,二是三家诗;或一是《毛诗序》,二是朱熹诗。我就是这样注释的。至于方玉润的不足处,为了节省篇幅,不可能作细致的

---

批评,只能简略地指一下谁对而已。有的不指出,让读者自己判断,因为看了诗注,再看了《毛诗序》和别的解释,必能自己作出判断,来节省我的批判了。

## 目 录

引 言	( 1 )
卷 一	( 1 )
国 风	( 1 )
周 南	( 1 )
关雎	( 1 )
葛覃	( 3 )
卷耳	( 5 )
樛木	( 7 )
螽斯	( 8 )
桃夭	( 9 )
兔置	( 10 )
采芣	( 11 )
汉广	( 13 )
汝坟	( 15 )
麟之趾	( 16 )
召 南	( 18 )
鹊巢	( 18 )
采芣	( 19 )
草虫	( 20 )
采蘋	( 22 )
甘棠	( 23 )
行露	( 24 )
羔羊	( 25 )
殷其雷	( 27 )
摽有梅	( 28 )
小星	( 29 )
江有汜	( 30 )
野有死麕	( 31 )
何彼裯矣	( 32 )
驹虞	( 34 )

卷 二	( 35 )	
国 风	( 35 )	
邶 风	( 35 )	
柏舟	( 35 )	式微 ( 52 )
绿衣	( 37 )	旄丘 ( 53 )
燕燕	( 39 )	简兮 ( 54 )
日月	( 41 )	泉水 ( 56 )
终风	( 43 )	北门 ( 57 )
击鼓	( 44 )	北风 ( 59 )
凯风	( 46 )	静女 ( 60 )
雄雉	( 47 )	新台 ( 61 )
匏有苦叶	( 48 )	二子乘舟 ( 62 )
谷风	( 49 )	
鄘 风	( 64 )	
柏舟	( 64 )	定之方中 ( 70 )
墙有茨	( 65 )	蟋蟀 ( 72 )
君子偕老	( 66 )	相鼠 ( 73 )
桑中	( 68 )	干旄 ( 74 )
鶉之奔奔	( 69 )	载驰 ( 75 )
卫 风	( 79 )	
淇奥	( 79 )	氓 ( 84 )
考槃	( 80 )	竹竿 ( 87 )
硕人	( 81 )	芄兰 ( 88 )

河广 .....	( 90 )	有狐 .....	( 92 )
伯兮 .....	( 90 )	木瓜 .....	( 93 )
王 风 .....	( 95 )		
黍离 .....	( 95 )	兔爰 .....	( 101 )
君子于役 .....	( 96 )	葛藟 .....	( 103 )
君子阳阳 .....	( 98 )	采葛 .....	( 104 )
扬之水 .....	( 99 )	大车 .....	( 105 )
中谷有蓷 .....	( 100 )	丘中有麻 .....	( 106 )
卷 三 .....	( 109 )		
国 风 .....	( 109 )		
郑 风 .....	( 109 )		
缁衣 .....	( 109 )	狡童 .....	( 122 )
将仲子 .....	( 110 )	褰裳 .....	( 123 )
叔于田 .....	( 112 )	丰 .....	( 124 )
大叔于田 .....	( 113 )	东门之墉 .....	( 125 )
清人 .....	( 115 )	风雨 .....	( 126 )
羔裘 .....	( 116 )	子衿 .....	( 127 )
遵大路 .....	( 117 )	扬之水 .....	( 128 )
女曰鸡鸣 .....	( 118 )	出其东门 .....	( 129 )
有女同车 .....	( 119 )	野有蔓草 .....	( 130 )
山有扶苏 .....	( 120 )	溱洧 .....	( 131 )
蓍兮 .....	( 121 )		
齐 风 .....	( 134 )		

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鸡鸣 …………… (134) | 甫田 …………… (141) |
| 还 …………… (135)  | 卢令 …………… (142) |
| 著 …………… (136)  | 敝笱 …………… (143) |
| 东方之日 ……… (137) | 载驱 …………… (144) |
| 东方未明 ……… (138) | 猗嗟 …………… (145) |
| 南山 …………… (139) |                |
| <br>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魏 风…………… (148) |                |
| 葛屨 …………… (148) | 十亩之间 ……… (153) |
| 汾沮洳 ……… (149)  | 伐檀 …………… (154) |
| 园有桃 ……… (151)  | 硕鼠 …………… (156) |
| 陟岵 …………… (152) |                |
| <br>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唐 风…………… (158) |                |
| 蟋蟀 …………… (158) | 羔裘 …………… (167) |
| 山有枢 ……… (160)  | 鸛羽 …………… (168) |
| 扬之水 ……… (162)  | 无衣 …………… (169) |
| 椒聊 …………… (163) | 有杕之杜 ……… (170) |
| 绸缪 …………… (164) | 葛生 …………… (171) |
| 杖杜 …………… (166) | 采苓 …………… (173) |
| <br>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秦 风…………… (175) |                |
| 车邻 …………… (175) | 终南 …………… (181) |
| 驺虞 …………… (176) | 黄鸟 …………… (182) |
| 小戎 …………… (177) | 晨风 …………… (184) |
| 兼葭 …………… (180) | 无衣 …………… (186) |